

# 摇花放鹰记

卧龙生小说系列



# 搖花放鷹記

卧龙生 著

## 第三十一章 两败俱伤

秀秀轻轻一掌，拍在东方雁的背上。

东方雁吁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道：“好恶毒的设计……”

秀秀低声说道：“少爷你没有受伤，也没有中毒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妹妹，我真的没有中毒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没有，哥哥，告诉我，你怎么会中了迷药。”

东方雁简略的说明了经过，道：“看来，南宫表姐这个村落，已经完全被人家占去了。”

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确实有些问题，不过，倒也不像是完全被他们占领的样子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如果他们完全占领了这个村落，至少应该有些打斗的痕迹，但咱们却发觉不出来有什么可疑之处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妹妹的意思是……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南宫表姐发觉了敌势强大，全数撤离了这个地方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还有一种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还有一种是，南宫表姐发觉了敌势庞大，把人手集中一处坚守易攻之处，所以，还没有开始博杀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后面这情形，十分可能，咱们得进去看看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咱们要进去，不过，咱们得先设法和南宫表姐取得联络才行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这要如何连络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们来想想法子吧！”

秀秀抢先一步，走在前面带路。

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哥哥，咱们此刻，可能已身陷重围，由这座茅舍，到篷车之上，是一段最危险的行程，咱们随时可能遇上强敌攻击，哥哥的伤势，是否已经恢复了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恢复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可以和人动手么？”

东方雁道：“可以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你要记着，你不但要自保，而且，还要保护我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哦？”

亚菱道：“但千万不能露出紧张神态，他们也可能不会对咱们攻袭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咱们就这样的走过去，是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不错，但要走的沉着一些，我杀死这两个人，未发出一点声息，如是咱们的举动，不引起他们的怀疑，咱们就有平安度过这场风波的机会。”

东方雁紧追一步，和东方亚菱并肩而行。

东方亚菱的举止轻松，莲步缓移，行向篷车。

似乎是东方亚菱多虑，一直行近篷车，一直未发生事故。

东方兄妹距离篷车还有一丈左右时，秀秀正待掀动车帘。

东方亚菱已瞧出了情形不对，大声喝道：“秀秀退回来。”

秀秀很机警，吸了一口气，疾快的退后了五尺。

车帘启动，缓步行出一个车着紫色劲装少女，不是兰兰。秀秀第剑一挥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玄衣少女未理会秀秀，却望着东方亚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久闻东方姑娘的才华绝世，今日才叫咱们开了一番眼界，单是这一辆自行走动的篷车，已然叫人惊奇不已了。”

东方雁沉声说道：“紫旗坛主连吟雪。”

连吟雪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难得你东方少侠还记得我。”

东方亚菱神情冷肃的说道：“秋飞花呢？”

连吟雪笑一笑，道：“还好好的活着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的女婢兰兰呢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和秋飞花一样，只是被点了穴道。”

东方亚菱吁一口气，连吟雪格格一笑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请姑娘为我们紫旗坛上宾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太客气，上宾和囚犯，只是程度上是不同罢了。”

连吟雪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可是还想较量一下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没有败，为什么要束手就缚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东方少侠若一定想和小妹动手一战，小妹就只好奉陪了。”

东方雁仗剑而出，道：“姑娘请亮兵刃吧！”

连吟雪神色镇静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东方少侠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可否请教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咱们这一战，可有彩头？”

东方雁道：“武功上见高下，胜败分明，还有什么彩头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东方少侠的意见是，咱们先有一场博杀，如是小妹幸胜了，还要再换令妹三次淬毒致命的暗器？”

东方雁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连姑娘是有把握胜过在下了？”

连吟雪说：“东方世家的家传武功，自非小可，但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小妹既然敢到这里来，自然也有一点道理，大家动手博杀，自然应该讲究公平二字，如是我们大家可以不讲规矩的乱打一通，那自然又当别论了。”

东方雁心中暗道：就目下情形而言，他们在这四周，不知道埋伏了多少的人手，如是他们群打群殴，人数上自然要处于劣势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心中转念，口中说道：“姑娘这么看得起我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连吟雪笑一笑，道：“东方兄，咱们比试拳脚呢？还是比试兵刃？”

东方雁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呢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小妹觉着，咱们先以拳脚比试，如是无法分出胜负，再用剑搏杀一阵如何？”

东方雁道：“好吧！就依姑娘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东方兄请吧……”

东方雁还剑入鞘，劈出一拳，连吟雪娇躯一闪，避了开去。东方雁一招落空，不待连吟雪还手，第二招又攻了出去。连吟雪又一闪身，避了开去。东方雁一连攻出了五招，但五招尽皆落空。连吟雪微笑依然，仍然未还手。

东方亚菱低声道：“哥哥，这位姑娘，身法着实很奇幻，你要小心一些。”

连吟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我说过，我这身武功不太差，要不然，我怎么当任一旗坛主之尊。”

东方雁一连五招落空，对连吟雪更生出警惕之心，暗暗凝聚真气，缓缓劈出一掌。这一招去势缓慢，但连吟雪却立刻收敛起脸上的笑容。

东方雁的掌势虽然去得很缓，但仍然逐渐的接近了连吟雪的前胸。连吟雪这一次没有闪避右手一抬，竟然迎上了东方雁的掌势。双掌接宝，只响起一声微微轻震。但那一声轻震之后，两人身躯，都开始微微抖颤起来。

东方亚菱一抬右腕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连吟雪自知此时此情之下，决无法闪开他的淬毒暗器，不禁一怔。

东方亚菱控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药物，道：“秀秀，过来。”

秀秀依言行来，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把这粒药物，送给连姑娘服下。”

秀秀道：“给她吃……”

东方亚菱接道：“不许多口，快送过去。”

秀秀不敢再多言，举步行了过去。

东方亚菱行到东方雁的身侧：哥哥，快吃下这粒丹丸。”

东方雁张开嘴吞下了妹妹手中的药物。

秀秀行到了连吟雪的身前：“道：“我们姑娘的疗伤圣品‘紫金丹’，姑娘请吞下去。”

连吟雪并未逞强，启开樱唇。秀秀把药物投入了连吟雪口中之后，立

刻退下。目睹秀秀退了五尺以后，连吟雪才缓缓吞下口中丹丸。

东方亚菱低声说道：“连姑娘，虽然家兄的伤势，比你重了很多，但姑娘也受了不轻的伤，如是姑娘强自行动，很可能会真气凝聚不散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我想不到，他竟会使出震功手法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小妹说一句公平话，他使出了震攻手法，希望和你姑娘闹一个两俱伤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但他受的伤比我还重，小胜总是要算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姑娘如是没有受伤，那自然算你胜了，咱们不愿乘人之危，但也不愿承认你胜了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姑娘准备如何解决这件事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咱们不分胜败，你还我们篷车，咱们互不相犯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姑娘觉着这样很公平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不太公平，但姑娘也只好凑合一下了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姑娘是威协我呢？还是挟恩求报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挟恩求报也好，威协你也好，但有一件事，姑娘心中也应该明白，我不希望闹出流血惨事。”

连吟雪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撤离此地，但我要奉劝姑娘一句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小妹洗耳恭听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别再呆在这座村落，这里集中了很多高手，南宫世家之人已有很大的伤亡，这地方除了小妹之外，还有两位坛主身份之人，在此坐镇，看起来，这是一座很静的小村落，事实上，却是步步杀机，寸寸凶险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南宫姑娘也伤在了诸位手中么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南宫玉真还未露面，但她的属下从人，却有很大的伤亡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你们找得很开心，表面上看不出痕迹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南宫世家之人，都受过了很严格的训练，我们逐屋争夺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你们杀死了所有的人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没有，伤亡了十之四五，另外有一半人，撤退到村落中间，仍在坚守之中。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敢进去？”

连吟雪道：“我们试过，但那是南宫世家集中精锐之地，攻打不易，我们两次冲杀伤亡很大。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道：“那地方一定易守难攻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不错，南宫玉真是个很有心机的人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所以，你们不再攻打了。”

连吟雪道：“今夜，至迟明日，南宫玉真再不献身，我们就要不择手段的开始攻打了，我们已给她出面的时限，今夜子时，时限届满。”

东方亚菱一欠身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。”

连吟雪突然回身而去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不许妄动车中一草一木，随我退走。”

说话，当先转身而去。但见篷车启动，两条人影，飞扑而下，紧追连吟雪身后而去。篷车的下面，也闪出两个劲装大汉，怀中抱着匣弩。

秀秀一伸舌头，道：“姑娘，他们早已经布置好了，咱们却一无所知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她已稳操胜算，公明是有意的放咱们一马。”

东方亚菱加快脚步，登上篷车。只见秋飞花闭目而坐，神态安祥，似是睡意正浓。兰兰也被好好的放在一侧，倚在篷车的木栏上。两个人，都被点了穴道。

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秀秀，快上来。”

秀秀掀帘而入，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啊！东方亚菱道：“解开他们穴道！”

两人都被点了睡穴，而且手法很轻微，秀秀稍一推弩，两人都醒了过来。

东方亚菱借机会检查车中的情形，一如正常，没有一点损坏。

东方雁道：“那她为什么不肯破坏这篷车中的机关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自然是有原因，那就是她为了咱们之中的一个人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谁？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，道：“谁？小妹也不清楚，大家用心想一想吧！”

秀秀接道：“不全是为了姑娘，也不会是为了少爷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你和兰兰呢？”

秀秀笑道：“自然更不会为了我和兰兰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那是为了谁呢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我们一共五个人，不是为了四位，那自然是为我。”

秋爷，我人一共五个人，不是为了四位，那自然是为我。”秀秀道：“

秋爷，你认识那位连坛主么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认识。”

秀秀道：“所以，他看在你的面上，没有破坏咱们的篷车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幸得有秋兄这点情面，要不然，破坏了咱们这辆篷车，那就麻烦大了。”

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亚菱姑娘，南宫姑娘的情况如何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她好像被困在了这座村落之中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咱们坐篷车冲过去如何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可以，但小妹担心一件事？”

啊秋飞花道：“担心什么事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只要他们挖几条五尺以上的宽沟，篷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每一件事情，都有缺憾，很难求尽善尽美。”

东方亚菱点点头，道：“哥哥，请驾车，兰兰控制行车转轮。”

秀秀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婢子作什么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你的事情很多，我想，这一次，咱们要有一次很激烈的恶斗，先助我升起护车的铁板。”

秀秀对车中的机关操纵，似是极为熟练，立刻动手，搬动了两个木纽。”但闻篷车四周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篷车四周外起了护车的铁板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这座茶棚之内，有八千八百七十二件暗器，包括了毒针、弩箭、飞刀。和一十二支长矛，但最利害的是毒针，这些毒针是一组一

组的射出去，每组一十八根，老实说，接近我这篷车一丈以内，能逃命的绝无仅有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是告诉秋兄，如若真的打了起来，他们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，咱们也可能难以生离篷车，秋兄对那位连旗主……”

秋飞花接道：“亚菱，咱们在江湖走动的人，虽然每日要耍刀弄枪，但能够少杀人，还是少杀一些，连吟雪和我萍水相逢，但很多地方，她确然对我很照顾……”

东方亚菱接道：“所以，我要先向你秋兄说明一下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如若情势必需，那也只好放手一拼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有你秋兄这句话，小妹也好放手施为了，……”

篷车缓缓向前行去。

东方雁低声指导着篷车前进的方向。东方亚菱和秀秀，由篷车中留下的视孔，向外面查看。篷车又向前行进四丈左右，仍未见有弩箭射到。

这时，篷车深入了村中，四面都是连绵的房舍。忽然间，一支强箭，无声无息的射了过来。拍的一声，强箭射在篷车的铁板之上。

秋飞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亚菱，放我出去如何？”

东方亚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咱们应到村落中心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秋兄，咱们此刻处境的凶险，尤过在那五行八卦阵中十倍，你身体没有复元，小妹不会武功，离开篷车，就可能会遇上凶险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得你灵丹之力，我已觉到体能恢复了不少，我想应该通知南宫姑娘一声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目下为止，咱们未见到南宫世家之人，秋兄实不用下车冒险。”

只听一连密密的拍拍之集，传入耳际，篷车果然已受到乱箭的攻袭。

兰兰似是也被这强箭的力道所震惊，自动停了下来。

一阵强箭过来，一个冷冷的声音，又传了来，道：“篷车如若再向前行过一丈，我们会施放火攻。”

秀秀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咱们这篷车能不能抗拒火攻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这要看那火势的大小了。”

秋飞花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亚菱，放我出去。”

东方亚菱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放你出去，你如何能逃过他们的乱箭火攻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亚菱，这篷车距离房舍不远，我只要奋身一跃，就可以躲过他们的暗器追袭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秋兄，你坚持下车为什么？”

秋飞花叹口气道：“南宫姑娘是一位很谨慎的人，我相信，她会做拒敌的安排，只是她坐关未满，不能亲身临敌……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，接道：“秋兄，我一人离开，把我们丢下不管了么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姑娘，不要误会，家师和几位师叔，都还留在此，南宫姑娘坐关期满，我们还有一战的实力，我了解一下实际情势之后，立刻迎接姑娘。”

东方亚菱还未及答话，耳际间已响起了东方雁的声音，道：“妹妹，有人来了。”

轻轻吁一口气，东方亚菱缓缓由口袋内摸出一个玉瓶，又倒出了一粒丹丸，道：“秋兄，一定要出去，那就请先服下这粒丹丸。”

秋飞花对东方亚菱，早已心服口服，接过丹丸，吞了下去。

东方亚菱道：“兰兰，停下篷车……”

东方亚菱一拉车内的机关，收回车前的护车铜板，道：“秋兄，去吧！但最好别和人家动手，就算要动手，也必需在十招之内，胜过敌人，不要离篷车太远，以便小妹随时接应。”

秋飞花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由篷车中飞跃而下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蓝袍老者，带着五个人，缓步行了过来。那老者年约六旬，长髯如银，飘在胸前，浓眉、环目，自具一种威势凌人的气度。身后五人，一身的黑色疾服劲装，都在三十左右的年纪，手中提着一根李公拐，背上斜插一把雁翎刀。

秋飞花紧行一步，和东方雁并肩而立。

距离两人还有七步左右，蓝袍老者就停了下来，道：“老夫想见见东方姑娘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有何见教，对在下说也是一样。”

蓝袍老人道：“东方姑娘以绝世才慧，制造出这样一辆篷车，不让昔年的诸葛武侯木牛流马专美于前，这件事已震动了江湖，因此，敝人快马兼程，赶来此地，希望能和东方姑娘见面一晤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阁下是何身份，贵主又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？”

蓝袍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东方少兄，老夫适才以硬弓强科，试过了这辆篷车的避箭之力，确实十分高明，东方少兄，目下能否作主，决定东方姑娘的行踪呢？”

东方雁道：“咱们无法立刻答覆。……”

黄袍老者接道：“阁下几时能给老夫一个回答？”

东方雁道：“半个时辰之后。”

蓝袍老者接道：“好！老夫等候半个时辰，不过，请东方少兄转告令妹一声，篷车到此为止，不能再向前走了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咱们如是不肯听从，那又如何？”

蓝袍老者道：“前面有很多凶险，敝人怜才之心十分强烈，不希望东方姑娘，身遭意外，这是好心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咱们心领了，应该如何，咱们自会决定，不劳他人代筹。”

黄袍老者点点头，道：“年轻气盛，戒之在斗，似阁下这样暴躁的人，如何能够成得大事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阁下倚老卖老，教训了区区一顿，至少应该报出一个姓名罢！”

黄袍老人道：“天罡刀张威，这身份能不能教训你几句？”

秋飞花点点头，道：“久仰了。”

张威目光一掠秋飞花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秋飞花道：“在下秋飞花。”

张威哦了一声，道：“秋飞花，老夫也曾听过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末学后进，还得老前辈指教。”

张威道：“近数月来，阁下和我们这一个组合中的大合堂中高手，有过多次接触，如是他们的传言不错，阁下算得是一位后起之秀了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威老也是大合堂中的一位了？”

张威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老夫不属大合堂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那么老前辈是……”

张威接道：“老夫是蓝旗坛的坛主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有一位紫旗坛主连姑娘……”

张威接道：“连吟雪，是老夫的同事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蓝旗、紫旗两坛主，是否和大合堂关连在一起呢？”

张威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秋少兄，你不觉得自己的问的太多了？”

秋飞花笑一笑，未再答话。

东方雁回头望去，只见秀秀和东方亚菱，并肩行了过来。

举手理一理鬓边，东方亚菱缓缓说道：“晚辈东方亚菱，不知张老前辈有何见教。”

张威道：“难得啊！十几岁的小姑娘，初次进入江湖，立刻造成如此哄动的局面，古往今来，江湖上绝无仅有的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老前辈抬爱。”

张威道：“此番老夫受命而来，敝上很希望能见见姑娘。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，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小妹要奉告前辈。”

张威道：“姑娘请说吧！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晚辈不会武功。”

张威乃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……如何会听不懂弦外之音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一个姑娘放心，老夫如何把姑娘带走，就如何把姑娘送回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可不可以带着他们同去？”

张威道：“带着什么人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就是眼下这些人，秋兄，我哥哥，还有我这个随身女婢。”

张威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敝上和姑娘晤谈，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老夫斗胆替你承担下来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那就请老前辈带路了。”

张威道：“姑娘快人快语，老夫替诸位带路了。”

东方亚菱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秋兄，哥哥，两位请听小妹一言。”

秋飞花道：“姑娘请吩咐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小妹和人交谈之时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两位都不许出手，也不许插口多言。”

在张威带路之下，四个人紧随身后，向前行去。行约十丈左右，到了一座茅舍前面。张威回头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请稍候片刻，容在下先通报一声。”

片刻之后，张威行了出来，道：“敝上在厅中候驾。”

东方亚菱微微颌首，举步行入。只见茅舍中打扫的一尘不染，两张木椅上，放着黄色的坐垫。但整座大厅中，却空无一人。

东方亚菱略一沉吟，缓步行到木椅上坐了下来。

秋飞花、东方雁、秀秀等都截站在东方亚菱的身后。

东方亚菱坐好了身子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妹东方亚菱承阁下召见，有何见教？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就是人称才女的东方姑娘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不敢，晚进东方亚菱。”

那声音由内室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老夫，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不便和姑娘见面，所以，咱们隔着垂帘谈谈如何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能够使得张老前辈甘愿为听命的人物，自非常人了。”

那声音又入内室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东方姑娘的才气，老夫已经知道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那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那一辆篷车，是姑娘设计的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雕虫小技，还望指点。”

内室中又传出清冷的声音，道：“那是一件惊世的创造，但不知姑娘

是否可以为老夫也建造一辆。”

东方亚菱摇摇头，道：“十分抱歉，那需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，可惜的是目下我没有那份时间。”

内室传出来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只怕你对老夫，还不太清楚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那清冷的声音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领导了一个大组合，那是网罗当今之世中，黑、白两道中高手的大组合……”

东方亚菱接道：“紫旗坛和大合堂，是不是阁下领导？”

室内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只是老夫所领导大组合中的一部份……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哦？”

室内人道：“姑娘不妨多想一下，是否能应允老夫的要求。”

东方亚菱笑一笑，道：“晚辈已经说过了，我没有这些时间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时光对人，也有一定的价值，如是老夫付出很高的代价，姑娘可否勉为其难呢？”

东方亚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晚辈倒是愿意听听看，是什么样的代价？”

室内人道：“以南宫玉真之危，作为代价如何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南宫玉真之危，老前辈可否说的清楚一些？”

室内人道：“诸位是为南宫玉真而来，这一点老夫相信，姑娘不会不招认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老前辈说的很真实，晚进自不能不承认了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虽然老夫目下，还没有生擒到南宫玉真，但她已在老夫的重重包围之下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包围之下，并不是一定证明老前辈能够得胜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老夫已调派精锐而来，南宫玉真的希望不大。”

东方亚菱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是晚辈没有猜错，南宫玉真姑娘，可能还没有和阁下照面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老夫如若不下令，姑娘等一行，也无法接近南宫玉真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是不是路途太狭，我的防箭篷车无法通过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前行三丈，老夫已连夜派人，挖了一道深沟，姑娘请想想看，你是否一下能通得过呢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答应了如何，不答应又如何？”

室内人道：“姑娘如是答允了，老夫立刻让你们会面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要晚进留此，替阁下建造一辆篷车，决办不到，不过，晚进可以画出图样，老前辈似图样打造出一辆篷车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这个也好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还有条件。”

室内人道：“说说看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我要先见过南宫表姐，然后再交出图样。”

室内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，就依姑娘之意。老夫这就下令撤走人手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晚进可能告辞了？”

室内人道：“姑娘好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东方雁、秋飞花、秀秀，紧追身后，离开了茅舍，东方雁快行一步，追上了东方亚菱，低声说道：“妹妹，你真的要替他画一篷车图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哥哥，你不是好欺骗的人，我答应了。”

东方雁道：“这一来咱们不是太吃亏了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咱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见到了南宫表姐，怎么会算吃亏呢？哥哥，你要知道，这一战，可能会闹出一个血流成渠的局面，那会使很多人因而死亡。”

东方雁笑一笑，道：“妹妹，他真的会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见到南宫表姐么？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会！他是一代枭雄人物，不会在这些小地方失信于人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经行近篷车。就这一刻工夫，四周的茅舍之中，无数的佩带兵刃大汉，蜂涌而出，分别向四下退去。

东方亚菱登上篷车，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篷车又前行十余丈，只见一个黑衣人，站在路中，拦住了篷车。东方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，站在路中作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前面一段路，是挖的陷阱，在下奉命而来，带诸位绕过陷阱。”

东方雁哦了一声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东方亚菱已低声说道：“哥哥，要他带路。”

东方雁一挥手，道：“有劳带路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篷车请跟在下的身后而行。”

篷车的转动，十分灵活，紧追在那黑衣人的身后，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。

一排横立的三栋茅舍，拦住了去路。

黑衣人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到了，穿过这一排茅舍，就是南宫世家的人了，我们的人，都已撤走了，诸位可以放心下车。”

说完话，也不待东方雁回答，转身疾步而去。直等那黑衣人去远之后，东方雁才低声说道：“妹妹，咱们是否要下篷车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自然要下车了。”

掀开车帘，当先而下。

东方雁当先带路，向前行去。

秀秀，兰兰双双仗剑，冲入了茅舍之中。室中的桌椅、被褥，都放的整整齐齐，不见人踪。

东方亚菱低声道：“不错，过了这排茅舍之后，是否就进入了这座村舍的中心？”

秋飞花道：“不错，过了这排茅舍之后，就是南宫姑娘的住宿之处。”

东方亚菱道：“看来，他们的人手，似乎到此为止，未再向前攻入。”

说话之间，但见人影闪动，两个年轻少女，率着八个健壮的村妇，各执兵刃，迎了出来。两个仗剑少女看清楚了之后，立刻还剑入鞘，喜道：“是表少爷，你回来了？”

东方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受惊了。”

这两个率领村妇的少女，正是南宫玉真的两个贴身女婢追风、摘星。